



安娜·卡列尼娜

(四)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筑 罗樱南 译



三联经典文库

068

安娜·卡列尼娜

(四)

[俄] L·托尔斯泰 著 周笈 罗稷南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娜·卡列尼娜(1-4)/(俄)L·托尔斯泰著;
周笈,罗稷南译. --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6
(三联经典文库)
ISBN 978-7-108-03905-7

I. ①安… II. ①托… ②周… ③罗…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66402号

068 安娜·卡列尼娜(1-4)

责任编辑	邵慧敏
封面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当当网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50
字 数	633千字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128.00元

目次(四)

第七部 1319

第八部 1485

插图目次

Nicholai Piskarev 插图 1535

第七部

—

列文夫妇已经在莫斯科住了三个月。据一般熟悉这种事体的人的精确估计，吉提早就应该生产了，但是没有比两个月以便更近于产期的征兆。医生，产母，杜丽她的母亲，尤其是列文，都一想到逐渐逼近的事就不能不惶恐，开始焦急起来；只有吉提是十分满足而且幸福的。

对于将来的，对于肚里的孩子满怀着新的爱情，她醉心于这种情感之中。孩子开始表示独立生活的征候；虽然她往往一想到它将要不再是她自己的一部分就觉得心疼，她有时却会因为那新奇的喜悦而想要大笑。

她被包围在她所爱的每个人之中；全都那样体贴

她，小心在她前面掩饰不如意的事，倘若她不知道这一时期快要过完，她并不企求比这更好更愉快的生活，损坏着这一切美满的唯一事情是她的丈夫已经不像在乡间时候那样可爱了。

在乡间她爱他的沉静，温和，慈祥的声调。在城里他似乎常在一种焦急状态之中，采取防卫姿势，好像唯恐有人会伤害他或她似的。在乡间他从来不着急，虽然没有不有事的时候；在这里他总是着急，好像害怕丧失掉什么似的，其实简直无事可做。吉提不能不怜惜他。她知道在别人看来他是毫无可怜之态的，正相反，她有时看他在社交场中，好像人常常用陌生者的眼光观看所爱的人似的，觉得他是很动人的：他在妇女之面前的拘谨和羞怯，他的强壮的体格，他的特殊表情的面孔。但是她是从内心而不是从外表看他，否则她就不能理解他的处境。有时她在心里责备他不能使他在城里的生活更愉快些；在别人面前她承认他要使现在的生活满意是困难的。

真的，他有什么事可做呢！他不喜欢打牌，也不喜欢去俱乐部。至于和奥布浪斯基之类的在一处，她以为

那不过是——不过是饮酒和荒淫而已。想到这种男人在夜宴之后所常去的处所，她耸动了一下肩头。他可以到社交场去。但是她知道要在这种地方发生趣味是必须以伴随青年妇女为乐的，而她是不愿意他如此的。他可以停留在家里陪着她，公爵夫人和她的姊妹们。但是她们永远不停地谈论着老公爵所谓“张家长李家短”，这是他极其讨厌的。他可以做什么呢？他可以继续写作他的书吧。他曾经勉力写作了，而且开始去图书馆里寻找必需的材料。但是他对她说过，他越是无事可做，他的时间就越是不够分配。况且，他抱怨他在这里谈论他的书太过纷纭，以至于他的观念被搅乱，使他失掉写作的兴会。

他们在这城市中的生活有一个好处——他们不曾争吵过。不论这是由于环境的不同或是由于他们变得更聪明了，他们之间没有关于嫉妒的纠纷确是事实——这是他们到莫斯科的时候最惶虑的事。

关于这一点曾经发生过一个重大事故——吉提会见渥伦斯奇。她偶然在她的教母马利亚·波里士索夫娜家里会见他，当他和他的父亲到那里去的时候。

在这会晤中吉提觉得可以自责的唯一事体是她才一认出这穿着便服的熟人她就立刻停止呼吸，满脸通红。但是这不过是几秒钟。她的父亲和他互相寒暄，都故意大声讲话，这时她恢复了常态，而且准备看看渥伦斯奇，甚至和他说话，要自然得好像对马利亚·波里士索夫娜公爵夫人说话一样。她所最感觉不安的是要怎样才能得到她的丈夫的赞许。此刻她觉得他的不可见的形体就在她面前。

她和渥伦斯奇交换了几句话，而且微笑了，当他嘲笑那选举会为“我们的议院”的时候！这一笑是必要的，因为要表示她欣赏他所说的笑话。以后她就转向公爵夫人，一直不看他。当他临行时对她鞠躬的时候她才由于礼貌又看了他一眼。

她感激她的父亲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并不提起这会晤，但是她能够由于他的特别的亲切觉得他是满意于她的行为的。她也满足于她自己。她想不到她竟自能够压服她对渥伦斯奇的往日心情，不但显出漠然的样子，而且确是淡忘了。

列文听见这消息的时候，他的脸比吉提当时的脸更

红。她觉得难于告诉他会晤的详情，尤其是当着他不问任何问题而只是皱眉看着她的时候。

“很可惜那时你不在那里。”她说。“虽然在同一房间里是不好的……在你面前我是不会做得那样自然的……我现在比当时还要更不自然得多……”她加添，眼泪流出来了，“我真想那时你在门缝里窥看着我。”

她的诚恳的眼光告诉列文她是无愧于心的，虽然她的脸红，他觉得心安了，开始询问她确是她想要他询问的一切问题。当列文明了了详细情节之后，他十分高兴，说道他喜欢她已见过他，而且他下次绝不会像在选举会中会见渥伦斯奇时候那样愚蠢，一定要尽可能地和他友好。

“一想到有一个人几乎是难于见面的你的敌人，就十分痛苦，”他说，“现在我真喜欢，你已经见过他了。”

二

“为什么不去看波尔夫妇呢？”吉提对她的丈夫说，那时是上午十一点钟，他要出去了。“我知道爸爸请你

在俱乐部里吃晚餐，但是上午你要做什么呢？”

“我要去看卡台伐索夫。”列文回答。

“为什么这样早？”

“他要介绍我去见米托洛夫。我想和米托洛夫谈谈我的著作。他是圣彼得堡的一位有名的学者。”

“噢，是的，我从前听见你赞赏他的一篇论文。这以后你又要做什么呢？”吉提问。

“我想到法院去打听我的姐姐的案件。”

“你不去赴音乐会么？”

“我不愿单独去。”

“去吧！他们要演奏你很喜欢的那些新作品。倘若我是你我一定要去的。”

“无论如何，在晚餐之前我要回来的。”他说，看看他的表。

“穿上你的燕尾服你就可以去看波尔伯爵夫人了。”

“有去那里的必要么？”

“当然！他曾经来看过我们。你去一去，有什么要紧呢？只要在那里停留五分钟，谈谈天气，就可以走了。”

“但是你不明白我是怎样讨厌这种事情呀。一个十分陌生的人毫无理由地跑去，搅扰了他们几分钟，又走掉了。真无聊，我觉得这是可耻的。”

吉提爆发了笑声。

“但是在我们结婚之前你曾经有过这种应酬的。”她说。

“我知道有过的。但是当时我也并不以为乐，而现在我觉得宁肯不吃两顿饭也不愿作这种应酬。我觉得人家会讨厌我，怀疑我究竟去干什么的。”

“噢，不，人家不会的。我担保。”吉提说，看着他微笑。她拉起他的手。“好，再见……去吧，请。”

他吻她的手，而当他将要走的时候她留住他。

“珂斯迪亚，你知道我只有五十个卢布了吗？”

“那么我到银行去再支一点回来。你要多少呢？”他问，现出她所熟知的那种不悦的表情。

“等一等。”她握着他的手，“让我们再谈一谈。我开始觉得焦急了。我觉得我并未浪费，可是钱花得没有踪影了。这是有些不对的。”

“不用着急。”他说，敏感地咳嗽，低头翻起眼睛看

着她。

这种咳嗽是她所熟悉。那确是他不满于他自己的象征。他真是不满于他自己的，并不因为花钱太多，而是因为这使他想起了他急于要忘记的一件事，朦胧觉得有些什么错误似的。

“我已经告诉梭可洛夫卖掉那小麦，先挪用磨房的款项。总之，我们不至于受窘的。”

“我害怕我用得太多……”

“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他急促地说。“再见，亲爱的。”

“我懊悔我听信妈妈的话；要是我们仍然住在乡间，我们是幸福的；在这里我使大家受累，钱像水流似的流出去……”

“一点也不，我的亲爱的。自我们结婚之后我并不觉得现在有什么不同……”

“真的吗？”她的眼睛直视他的眼睛。

他原来只是毫无思虑地信口安慰她，但是当她的可爱的眼睛温柔地瞅着他的时候他在心里反复着这一句话。“我真是糊涂。”他想，恍然悟到他俩正在期待着的

事情。

“快到时候了吧？你觉得怎样，亲爱的？”他小声地问，拉起她的双手。

“我不知道。我期待的次数太多了，现在我就简直不去想它。”

“你不怕吗，怕吗？”

她轻蔑地一笑。

“不。”她说。

“倘若有什么事，我在卡台伐索夫家里。”

“什么事也不会有；放心吧。我要和爸爸到林荫道上去散步，或许顺便去看杜丽。我盼望你在晚餐之前回家。还有，我想要和你谈谈杜丽的家事；她的处境正在困难之中。她欠了许多债，手头一个钱也没有。昨天妈妈和我跟阿尔森谈了一回（这人是她的大姐的丈夫）。我们决定要你和他攻击司梯瓦。他们不能像这样过下去。我们不敢对爸爸说……但是倘若你和阿尔森…”

“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列文问。

“你顶好去看看阿尔森，他会告诉你我们所决定的事情。”

“很好；我想我可以赞同阿尔森的意见的。噢，那么，倘若我去赴音乐会我就可以遇见娜塔丽亚了。再见。”

他被他的老仆人顾兹玛拦住在走廊里。

“美人已经钉过蹄铁，但是它现在还是跛着脚的。”那老人说。“怎么办呢？”

所谓美人是从乡下带来拉车的左辕的马。

在留寓莫斯科的初期，列文留意于从家里带来的那些马。他急于要节省为它们而花的钱，然而事实证明在城市中养马是比雇马更费钱的，而且无论如何不能不租用马车。

“送到兽医那里去吧：它大概有脚病。”

“但是埃卡特立娜·亚历山特罗夫纳呢？”顾兹玛问。

从前他颇惊异于莫斯科车价之贵和交通的不便；从这一端到那一端，要两匹强有力的马拉着一部笨重的车走过三英里的雪泥地面，等待三四点钟，每点钟要五个卢布。他现在觉得这是当然的事了。

“去雇两匹马来拉我们的车。”

“是的，老爷。”

谢谢他已熟悉了这城市的生活，列文毫不费力地

解决了这困难，倘若在乡下，这是需要很多劳力的。他离开家宅，命令车夫赶到尼克次卡亚去。在路上他不再打算钱的事，一心想着他将要会见的那位圣彼得堡的学者，希望和他谈谈他的书。

列文已经逐渐习惯于各方面要求他的一切无益而又无法避免的费用。初到莫斯科的时候他是往往吃惊的。这情形正和说酒徒的那谚语一样——“第一杯芒刺在喉，第二杯如鹰飞过，第三杯轻飘得好像小鸟似的。”当列文在初次支出一卢布给仆役和门房口粮的时候，他不自主地想到他们完全是不必要的，没有他们人也可以过得很舒服的，但是公爵夫人和吉提却几乎被他的这种观念骇呆了。他不能不想到这些口粮值得两个劳动者的整个夏季的工钱，从清早到夜晚的几百天的苦工的工钱。对于最初一百卢布他十分懊丧。然而，第二次就不大难过了，这一次是购买菜蔬设宴款待他们的亲戚，价值二十八卢布，虽然，据列文估计，这是六十四升小麦的代价，这小麦是曾经栽种，收割，打筛，以至装袋的劳动的。但是现在，在一百一百又一百地支出去了之后，他连账单也不看。他再也不研究享乐的费用值得多少劳

动力了。同样他忘记了农村的规矩：在某种价格之下是不卖燕麦的。他保存着他的燕麦，但是不能不以五个戈贝克一升把它卖掉，比两个月以前的价格更贱。他甚至不耐烦去思索照这样的生活费用他们是不能度这一年的，除非借债。唯一要紧的事是要有钱存在银行里，不问它是从何而来的，只要知道明天有钱买牛肉就够了。这种条件他是做到了的；他常常有钱存在银行，但是并不确知以后有什么收入。当吉提说到钱的时候，这才成为他的烦恼的原因。坐在马车里他又尽力要忘记这些事，只是想着就要和米托洛夫会晤。

三

在留寓莫斯科的期间列文曾经一再和他大学老同学卡台伐索夫教授密切接触——这人是自从他结婚之后就不曾会见过了的。列文喜欢这位教授，因为他的哲学的简单明晰。列文把这简明看做浅显的表征，同时卡台伐索夫把他的不一贯看做缺乏修养的表征。但是卡台伐索夫的明晰却是列文所喜欢的，列文的不一贯也是卡台

伐索夫同意的，所以他俩很乐于会谈他们的观念。

列文曾经把他的书的某几章读给卡台伐索夫，后者是感觉兴趣的。在一次讲演会之前的一天，他告诉列文他正在等候著名的米托洛夫，而且他已经把列文的书介绍给他。他说明天上午十一点钟米托洛夫要到他的家里来，倘若列文愿意来，他是喜欢会见他的。

“我必须庆贺你；你确是进步了。”卡台伐索夫在小接待室里迎接着他。“听见铃声的时候我想不到那是你，准时到来！好，你以为黑山国人怎样，他们是天生的战士。”

“发生什么事变了吗？”列文问。

卡台伐索夫简单地说明了最近新闻，当他们向他的书斋走去的时候。到那里，他把列文介绍给一个中等高度的，方形的，和蔼可亲的男人。这就是米托洛夫。谈了一会儿政治，以及圣彼得堡要人们对于时事的态度。米托洛夫反复说了沙皇对大臣之一所说过的话，据说这话是得自最可靠方面的。而卡台伐索夫所听见的又完全和这不同。列文尽在想像这些话所由发生的实际情形，而这话题也就完结了。